

人民诗人，人民怀念

——写在裴多菲诞辰200周年之际



从人民中来

1823年1月1日，裴多菲诞生在匈牙利南部蒂萨河大平原上的小克勒什市，距布达佩斯大约150公里。笔者在匈牙利工作期间，到访裴多菲故居不下十几次。

小克勒什市只有一万多人，街上车辆行人不多，很安静。距离主街不远，有一座用芦苇盖顶的房子，坐落于一大片瓦顶砖墙的建筑中，显得尤其别致、简朴。

这是一座典型的19世纪匈牙利农舍，西墙挂着一块写有“裴多菲生于此”字样的木板。木板下方的窗上，摆放有花环、鲜花。显然，经常有人来这里参观瞻仰。

裴多菲故居有三间屋子。堂屋是做饭、吃饭、取暖的地方，如今保存着当年的土灶以及罐、盆、盘子等器物。东屋则布置成展室，墙上挂着裴多菲父母的画像。

西屋是裴多菲出生以及童年居住过的房间，屋内摆放着一张大木床，上面放有花环。屋里还摆着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，柜子上放有一个典型的匈牙利毛皮酒壶。

裴多菲上中学时把姓氏“裴多洛维奇”改了，取头两个音再加上“菲”。后者在匈牙利语中意为“儿子”。裴多菲借以强调他是匈牙利这片热土上人民的儿子。

裴多菲的诗作中常常出现这座房子。尤其在诗人成年后多年在外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，他对祖国、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双亲的思念，更是流出笔端，跃然纸上：

“多瑙河畔有一幢小屋，啊，它是多么让人留恋！
每当我想起它的时候，热泪就模糊了我的视线。”
“朋友，当你经过她的小屋，无论如何代我问候一声。
告诉她，千万别为我流泪，上帝保佑我平安又欢欣。”



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
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！”
这首《自由与爱情》，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·山道尔在24岁生日时写下的座右铭。

在匈牙利，裴多菲的名字与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自由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今年，是裴多菲诞辰200周年。

3月15日，在首都布达佩斯、裴多菲出生地小克勒什等地，人们举行集会，纪念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175周年，怀念为国捐躯的伟大诗人裴多菲。

为祖国捐躯

1848年的春天，在欧洲革命风暴激荡下，匈牙利也酝酿着反抗奥地利帝国压迫、主张民族独立的起义运动。

3月14日晚，裴多菲在佩斯第五区皮尔福克斯咖啡馆同战友们紧张筹划。翌日，他在民族博物馆前的台阶上朗诵他写就的《民族之歌》，号召人民“起来，永不做奴隶”，揭开了1848年革命和自由斗争的序幕。

“匈牙利名字一定要重新壮丽，值得它自古以来的伟大荣誉。”

几个世纪遭受的侮辱和羞耻，我们要把它彻底埋葬和清洗。”

1848年秋，裴多菲离别结婚一年的妻子和体弱多病的孩子，投身于科苏特·拉约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。他用诗激发士兵斗志，用剑同敌人搏斗。次年7月31日，裴多菲在同援助奥地利统治者的沙俄军队作战时，被尖矛刺穿胸膛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6岁。

对于自己的牺牲，诗人三年前就曾写到：“假如所有被奴役的民族，起来反抗，向战场奔去，

鲜红的脸，鲜红的旗帜，旗帜上是这样神圣的字：为了争取全世界的自由。”

这时候，让我为你死亡，在这激烈战斗的战场上。

在报告光荣胜利的时刻，我却已经在马蹄下安息。”

人民无法接受裴多菲在如此青春的年华光荣死去，关于他还活着的说法传遍四方，甚至几十年后还有传闻说，只要人民需要他歌唱、需要他战斗，他还会回来。

在十多年的创作岁月中，裴多菲留下8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以及散文、游记等。在布达佩斯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，人们可以深入了解裴多菲的生平及其著作。

博物馆大厅设计颇具匠心：第一间大厅是雪白的，象征着裴多菲纯洁、清贫的童年；第二间大厅是玫瑰色的，象征着恋爱、浪漫的青年时代；第三间大厅是鲜红色的，标志着他从诗人成长为革命者，亲历如火如荼的独立战争；第四间大厅为深棕色的，代表独立战争的失败和诗人的壮烈牺牲。

在革命年代，创作本能的冲动，战斗豪情的勃发，令裴多菲的诗像战鼓一样激励着人民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许多志士仁人背诵着他的诗走上了战场。

诗人生前这样说过，他不愿像鲜花那样慢慢地凋谢，像蜡烛那样久久地燃烧，“我情愿是大树，任闪电，任狂风将它劈倒，折断；我情愿是块峥嵘的岩石，轰隆隆地倾倒在山谷里。”

新华社专特稿

为人民放歌

裴多菲的创作年代正值革命疾风骤雨前夜。在奥地利帝国封建专制统治下，匈牙利人民生活悲惨，统治阶级却耽于享乐，醉生梦死。他对此作出了辛辣讽刺：

“你简直做不了一个厨师，匈牙利，我亲爱的祖国！
你把一边的肉都烤糊了，另一边却完全半生不熟。
有些你的所谓幸福公民，撑死了，因为吃得太多，
而你许多可怜的穷孩子，却饥肠辘辘地走进坟墓。”

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坚持以自己的风格，斗志昂扬地为人民疾呼放歌。

他讴歌辛劳的双亲，讴歌美丽的大自然，讴歌深爱的家乡和祖国，主张国家独立，主张所有奴隶起来反抗，争取全世界的自由。

1844年，他在著名诗人弗勒什·马尔蒂推荐下出版了第一部诗集，裴多菲的名字随即轰动全国。反动派骂他“来自下层，粗鲁”，人民则以极大热情拥抱他。

他受到这个国家任何诗人、贵族未曾享受的待遇，年轻人甚至用火炬行列欢迎他，以见到他、和他说话、握手为荣。但是，他并不骄傲，从不脱离人民。

“啊，人应当像人，实现自己的信仰。

堂堂正正地声明，即使流血也无妨。

坚持我们的主义，主义更重于生命。

宁愿生命消失掉，也要声誉永长存。”

在匈牙利工作的日子里，笔者真切感受到裴多菲在人民心中的地位：各地都有以他命名的街道、设施、建筑；书店必有他的诗集；学生都会背诵他的诗作……

一次，笔者乘船沿多瑙河北上，其间与舱中一位中年男子攀谈。他的女儿不过五六岁，竟能脱口背出裴多菲的《爱国者之歌》：

“祖国，我是你的，你的，我的心，我的灵魂；

假如我不爱你，祖国，我还能爱谁呢？”

……

她的父亲告诉笔者：“在匈牙利，只要提起诗人和诗歌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裴多菲，会自然而然地朗诵和歌唱他的诗歌。”

